



夏收
◎ 吴有涛

人生,不设限

◎安知非

东汉光武帝刘秀少年时还是个农民,与姐夫邓晨到别人家去做客,当时大家都看到谶书“刘秀当为天子”,都以为是当时的国师公,也叫刘秀。但农民刘秀讲,“安知非仆?”意思是,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呢?少年时代,读书至此,击节赞叹,很为这种人生豪迈触动。不过生活中,又是另一个样子。

高中时,我有个习惯,每天早晨可做俯卧撑单次100个,这在同龄人中也是佼佼者,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挺得意。上了大学后,渐渐放弃了这个习惯。人到中年,夜深忽梦少年事,醒来想想,经常给女儿辅导作业、纾解情绪,大讲人生要自我突破、自我挑战的大道理,那为人父母也找个小事情“安知非仆”一下?

第一个早晨,心里斗争了许久,躺在床上拼尽全力做了25个。好吃力,胳膊都要断了。不过,回想少年意气风发,往后想要给女儿当榜样,咬咬牙继续坚持。每五六天,比较适应一个强度了,就再增加5个。坚持两个月,提高到了单次65个。

一天,早餐时和女儿谈了这个事情,让她预测爸爸一段时间后还能做多少个,她好奇、不确定地讲:“100个?”见我没回应,又讲:“200个?”

其实,我也不能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,但我能肯定,如果我能做100个,那就冲击105个;如果能做到1000个,那就冲击1005个。只要还活着,胳膊有力,腰能发力,这个数值就日新月异。人生,何必对体能设限?

有个朋友跟我讲:“你这样下去会不会打破吉尼斯纪录啊?”呵呵,真没想过,不过“安知非仆”?她又

谈到以她老公的年龄,可能没什么升职的指望了。我讲,说不定他们单位下一个升职的比他年龄还大。人生,何必因为年龄设限?

她还讲自己原来有个一亿元的业绩小目标,不过,这几年目标越来越模糊。或许若干年后,也不好意思再去找朋友们了,因为他们可能当大官干大事了。我讲,也可能你生意做大了,突破十亿、百亿,朋友们不好意思来找你这大老板了。人生,何必对事业设限?

有个做电视节目的校友讲,有时有个好想法,打算策划策划,算算成本又放弃了。我说,为何不把想法好好写出来,找年长、有资源的校友大咖聊聊,说不定在他们的帮助下成本根本就不是问题。人生,何必为所谓成本所限?

有个同学总觉得学历不高,又经常与高知打交道,终日诚惶诚恐。我说,你的学历跟毛主席差不多,够用了。人生,何必为学历所限呢?

当然,人生不设限,首先要克服对困难的恐惧心理。

我经常跟女儿重复罗斯福总统的一句名言:“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。”只要我们克服了对困难的恐惧心理,就会勇往直前、无所畏惧。

女儿生下来体能较好,练习空手道时教练很看重,她每次练习也很认真投入,还在区域同龄组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。但最近,总是跟我们讲不喜欢空手道。我有点匪夷所思,深入了解才知道,不是不喜欢空手道,而是对考级有恐惧心理。其道理,不是不喜欢学习,而是厌倦作业、害怕考试。

我们成年人又何尝不是?面对升职、考试、生育,

面见领导、陌生环境……是否曾经心怀不必要的恐惧,错过了很多机会?而一些看似能力不强的同事、朋友,仅仅是沒有这方面的恐惧心理,反而发展得更好,或者人生更精彩。

反过来想,不如利用恐惧心理,发挥恐惧的正面作用,倒逼自己集中精力解决实际困难。

当然,人生不设限,主要是讲思维不能僵化古板、不能刻舟求剑。客观上的限制还是要承认的,得因势利导,这是科学。

当年面对日军大举进攻,老一辈革命家没有恐惧,但也不会拿血肉之躯硬抗坦克大炮。我们利用地形发动群众打游击,积小胜为大胜。纵然每次只消灭敌人几个、几十个,但几十万次的战斗,积小胜为大胜,谁说胜利不属于我们呢?

我因为在运动中腿部受伤,影响膝盖发力,能坚持下来的运动选择了游泳,以往钟爱的篮球、羽毛球、长跑等只能“科学”放弃了。其实,我儿时落过水,一直有心理阴影。终于在前两年、将近四十岁时迈出关键一步,从旱鸭子变成水鸭子。

不过,总有力不从心之感,费力的自由泳难以一口气呵成,总有个声音在耳边回荡“我不行了,歇一歇”,动作也就随之换成不太费力的蛙泳或仰泳。说来也怪,坚持俯卧撑半年,数值提高到单次130的时候,千米自由泳突然间轻轻松松一口气呵成了,似乎一处突破、处处关联。

细细想来,俯卧撑锻炼了臂力,自由泳时挥舞胳膊自然更有力了。更重要的是,每天早起做俯卧撑都是一次精神强化:人生很精彩,何必设限,何必恐惧?

大地上的事

◎低眉

人类来自于泥土。土地是所有人的母亲。大地上的所有人,都来自泥土并最终回归于泥土。大地上所有的事物,都来自大地母亲。兽类,鸟类,树木,野草,花朵,人,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。大地上的所有生命,行走的,不行走的,奔跑的,不奔跑的,飞翔的,不飞翔的,扎根的,不扎根的,都是土地母亲的孩子。

土地母亲拥有神奇的生命力量,这力量叫作生命力。地母盖亚是众神之母,第一位超原始神明,诞生于裂缝。从盖亚开始,世界由无序转为有序,万物生发。草木发芽,果树开花。胎生卵生,地生水生,所有的生命,开始萌发,生机蓬勃,欣欣向荣。土地,就是生机的机。土地,就是向荣的荣。万物的生命力,都来自土地。

土地不仅生发,而且修复。受伤的安泰只要不离开大地,就能从地母身上汲取力量,得到修复。修复是因为生长,修复就是生长。修复,是带着伤口的另一种生长。那原始的、永恒的、源自黑暗的混沌力量,生生不息。所以,鲁大师也愿他的阿长保姆,在仁厚黑暗的地母怀里永安魂灵。

土地放出来的灵魂终又回到了土地,土地便开始新一轮的生长。如果人不离开,大地都站不下。土地是人类的本源和归宿,人类是土地的现象和轮回。

中国人把大地之母称作后土娘娘。后土娘娘是最早的地上之王,永享祭祀。土地对人类恩义厚重,人类无论怎样感激,都不为过。

皇天后土,出自中国古人的《尚书·武成》。世界上没有比天地更伟力更深厚的事物,称天地为皇为后,还把天地说小了。天地本来就是这世界最原始最本初的存在,天地本来就是皇就是后。天地本来就在那里,人没来的时候,它就在;人来了,它也在;人离开,它还在。人来与不来,它都在。不分不合,不离不散,不走不动。

大地生养众生,也生养季节。春天繁花似锦,夏天旺盛丰沛,秋天灿烂饱满,冬天蕴藏安静。人有生老病死,四季也有轮回。季节更迭,永不止

芬芳
一叶

息。众生和季节,都是大地之子。

如果一定要把大地比作一种乐器,我想只有低音提琴。小提琴拉在心上,大提琴拉在魂上。低音提琴拉在大地的根上,具有地母一般繁盛忧伤的力量。众生都是大地的音符,在大地的琴弦上飘荡。花非花,雾非雾,夜半来,天明去。来如春梦几多时,去似朝云无觅处。花朵,雨滴,叹息,梦幻,雾霭,音乐,诗句,歌声,色彩,形状,气质,咏叹,情绪,乃至一声叹息一丝心念,都是大地上升腾起来的事物。包括云,包括风,包括雨,包括尘埃,人所能想到的一切,都是大地之子。

一块土地有一块土地的风气。风气是大地上所有的事物相互影响,共同酿造出来的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。大地,大地上的树木、植物。大海,从海对面吹过来的风。沙滩上的岩石、砂砾,湿地上栖息的鸟。土地上居住的人、兽、禽,众生的心念和情绪,混合渗透,相互影响,它们一起,酝酿出一块土地的风气。

人心和万物一起,影响着一块土地的风气。世间万物,都有神性。一块土地的风气,是神性作用于人性和众生,凝聚飘浮在上空的东西。它是无形的,却一定能被居住在大地上的事物确切感知。

土地是一个神,从没开口说话,永远无言沉默,却与大地上的所有事物息息相关,心灵感应。众生一呼一吸,都被土地感知照拂,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灵。这个神灵,就是土地的感知力。

如果没有大地,众生都活不下去。如果没有大地,万物都活不下去。如果没有大地,众生和万物都无法存在。如果没有大地,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?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如果没有人类,大地依旧是大地。

人在大地上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,终究将全部回向给人自己。

多年以后,人终于明白,那些没有地址的信,其实已寄给命运。总要人到中年,也在深夜,天边传来隐隐的回响。仔细聆听,那是土地给人类的回信。